

始



5
18

外
餘
亮

5
1
18

外交餘勢
斷腸記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一	一	五		
	八				
冊	号	架	函	屬	類

全

N^o 118 / XIV



斷
腸
記

外
交
餘
勢

目
次

海
舟
勝
安
芳
記
述



外交餘勢自叙

外國交涉。古今同艱。客歲有約款更訂之議也。朝野騷然。議論鼎沸。余乃歷叙癸丑米艦渡航以來。所目擊躬行外交之顛末。以供當局之炯戒。名曰外交餘勢。頃日井上陳政。爲余漢譯此書。陳政者。今世能文之士。行文明晰。意義通暢。如摩姑搔癢。余不忍委蠹魚。按定上鉛版。然老夫之妄言。豈謂有裨補於大政乎。聊以爲後進之鑑云。

歲次庚寅初秋

海舟老人識

外交餘勢

海舟勝安芳述

序論

外交實艱措置三十餘年間如出一轍而締立約款尤屬重艱內則羣議鼎沸紛擾抵排外則彼窺虛實乘機凌侮視我殆如附庸之國是非唯令人囂然引爲深耻昔人亦然強弱不匹富貧懸絕實不得已耳我有司等蒞於我民嚴厲果毅可倚大事一遭彼徒縮首鼠竄不能正辭或甘爲彼所玩戲而不敢抗爭是歷於積習之勢而然幕府季運執政叢脞凌替衰



弱。爲外國所慢侮。亦極矣。天下英傑。發憤龍驤。鼓勵人心。乘推移之世運。建更新之大業。盡廢侯伯。革士大夫世襲食官之制。郡縣天下。播施皇化於無窮。雖由聖德洋溢。速於置郵。與國民忠藎。壹意奉戴所致。溯探源本。實在各國梯航。修贄納琛。治亂通好。安危共契。使我國力充富。則親密訂誼。使我國威隳沮。則憑陵蹈藉。雖稱外交。國家興替之機。實繫焉。故我士衆。深見於此。不辭削土褫祿。盡獻王府。舉率土之濱。悉隸王臣。以肅內治。而折衝海外。禦侮異邦。固金甌於無缺。而宜播宏猷於無外也。故維新洪業。雖曰由

外交成之。非誣也。而締立約款。實爲通好樞機。處置其宜。爲至難中之難者。自外交啓端。以至今日。凡議訂約款。前後三次。始則安政五年六月。幕府與美國訂約。是爲我國訂約之權輿。尋與歐洲各國。訂立約款。皆遵此例。從此海內糜沸。羣議喧騰。囂然藉口。上交交諍。終至井伊大老死難而止。此爲第一次。王政復古。即議換約。前年臣井上馨。實董其任。殫精竭思。未能成功。世議沸騰。遂格不行。此爲第二次。今年臣大隈重信。力膺重艱。謗言百出。紛紜孔擾。又不果行。此爲第三次。統觀前後。熟察本末。議換約款。皆遭跌

蹟。其故不可不察焉。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懲先
愆。後。是爲炯戒。今採嘉永以後國運之變遷。民志之
嚮背。余所身歷目睹。或其事堙鬱不傳者。歷著本末。
徵考得失。亦足以爲鑑矣。

第一節

嘉永六年癸丑六月。即距今三十七年。美國師艦突
入浦賀港。進呈國書。內述宇寰形勢。各國通聘聯誼
之利。乞准貿易。是時海內恬熙。突遇此難。都下鼎沸。
人心洶動。上下爭議。紛岐莫定。美人期明年再來而
去。是後列藩羣士。或疏陳管見。或盡言利害。篇牘疏

冊。堆積成丘。異論紛雜。莫知紀極。撮其要概。分爲二
派。一主通和。一主禁絕。互相抵排。祖護攻訐。尋逮美
艦再來叩關。幕府定議通和。訂立暫設約款十二款。
約後十八月即便施行。然各侯伯士大夫。多建言其
非。海內之士。不善幕議者。十居八九。

第二節

安政三年丙辰七月。美國領事巴路里斯氏。抵下田
港。請親至江戶覬謁大將軍。進呈國書。幕吏禁拒百
方。辨駁論難。終不能奪之。於是進奏京師。徧告列藩。
召美使至江戶。十月美使朝於江戶。然而海內列藩。

爭論其非。固執恹見。士心激昂。動騷之兆見矣。

第三節

三年十月大將軍家定公。深察時勢。洞鑒世運。審識機宜。知瑣國孤立爲危害之原。欲通好各國。興隆貿易。以濟國家之利。特諭閣老堀田正睦。查考通商事宜。正睦時方擢用。當路握權。受此命。將大有所措置也。

按大將軍發此特諭。實由島津齊彬公所贊襄翼佐。公英邁之資。冠絕一世。其女爲大將軍夫人。故公密告其意於首相阿部侯。力勸將軍排除恹說。

闡恢宏猷。將軍亦喜諧素懷。即定大計。特諭堀田侯。毅然獨持。不惑流說也。

此時外則歐洲各國。皆遣師艦。歛塞叩關。求締好通商。殆無虛日。內則幕府戚藩及列藩侯伯。與國內不逞之徒。爭詆幕政。議論雜出。不可制止。於是將軍遣正睦於京師。奏達事宜。羣言喧騰。彌烈。正睦無所爲而東歸。無幾褫職而事不行矣。

第四節

開國通商之令未頒行也。謠言喧傳。大將軍賦性駑弱。材識庸劣。難勝重任。統攬大權。一橋公天姿穎達。

器局宏遠。宜推爲儲貳攝理機務。否則國家之事不可問矣。此言原發於戚藩列侯之間。而幕府羣官雷同附和。或樹黨羽。或結交友。交偪將軍。諷其讓位。甚者遊說京師。假重詔諭。以達其素望。當時大將軍苦籌困慮。焦神勞憂。不可名狀。大將軍既憤羣下乏愛君盡忠之誼。又惡樹黨挾持之姦。盡黜其說。無所容納。而親侍諸臣等。陰爲比周。不能親信。遂發病至革不起。密囑侍臣素謹樸直者平岡丹波。傳命井伊直弼。以直弼擢任大老。無幾大將軍薨。此時臣安芳在肥前長崎。練習師艦事宜。密悉實情。悲愴碎腸。痛哭

腐心。不知所出。至今憶之。猶有流涕不止也。(以上爲安政三四五三年間事)

第五節

初大將軍家定公病大漸。安政五年戊午四月井伊直弼。以命擢任大老。以死當國事。此時美使既訂約款。請鈐國璽。督責甚急。內外多事。艱難交集。不可挽救。六月直弼迎紀伊藩侯宰相。入嗣宗統。因大將軍遺命也。然而戚藩羣官。皆懷不平。鞅々失望。且危懼禍機遽發。膽慄心悸。保身是事。無有遠慮。時難。幕府危亡。不可維持。七月公布大將軍薨。

十二月詔授家茂公大將軍

第六節

安政五年七月井伊直弼既攬大權。以前大將軍薨後。繼嗣之議紛興。或陰嗾徒黨。或構造匪謀。以釀攘擾興邦釁。即幽戚藩侯伯等於其第。於是藩士等憤激怨咨。庶民恐懼畏怖。官吏喪氣破膽。委靡不振。緘默取容。無有敢言。又多縱間諜偵事者。摘發陰謀。逮繫多士。京師及江戶群士。多得罪被刑。人々危懼。猜忌鬱起。至六年十二月獄成。而繼統之說息矣。是後海內之士。專唱幕府定約之非。爭目大老以爲賣國

違詔之姦士。其說日熾。萬延元年庚申三月三日大老爲水府藩士所要刺櫻田門外而薨。是時世勢危艱。不保朝夕。禍機已熟。不啻累卵。實由幕府力薄才乏。不能幹旋得法濟安諧宜所致。然氣運所然。雖有一二賢能。不能以隻手廻狂瀾於既倒。其自救不暇。焉能經綸全國。控制四疆哉。然而嗣後十有餘年間。幕府猶守舊業。能理重艱。非其臣才智超軼。而忠愛之義。填塞骨髓。殞軀碎身。徇於宗國。故左右補闕。百方支救。以延既絕殘喘於十餘年間耳。亦足以見各臣赤誠所存。而幕府得人心之深矣。

第七節

安政七年庚申正月因美國公使勸告。派遣使臣。巡歷歐美各國。送迎皆用美國戰艦。實出美國敦信厚誼之意。

締結約款以來。外國交涉事宜。非前日之比也。英國率先各國。大興駐都使署於品川御殿山。此時海內形勢。日就危殆。士心激昂。矯詭過烈。嫉害要路。憎視官吏。唱道攘夷。或議襲擊橫濱租界。或要刺掌理外交各官。

五月議定營築英國使署。八月水府藩主齊昭公薨。

九月特釋前井伊侯爲大老時。戚藩各侯蒙譴幽於其家者

十一月頒示大將軍尙和宮長公主。

第八節

文久元年辛酉二月俄國師艦。寄泊對馬島之淺海浦。艦員等上陸。視察地勢而去。三月又來泊益浦。艦員等上陸。按度地勢。構造屋舍。土民驚怖擾動。宗藩遣吏詰難其故。俄人抗爭不服。

五月水藩々士及處士等十四人。襲高輪東禪寺英國公使所寓。護衛之士。拒鬪退之。英人二人負傷。餘

有殺傷數人。

七月御殿山英國使署工成。

十月長藩主覲於江戶。侯憂國內紛擾分裂勢成。而強敵勅寇。幸隙窺機。一旦竊發。魚爛土崩。不可收拾。故有所建議匡救也。

此月和宮長公主至江戶。

第九節

文久二年壬戌正月處士。要安藤閣老。刺之於坂下門外不成。侯負創而已。

二月長藩侯登城。具陳海內形勢。云。廷幕天下根本

所繫焉。穆和協敦。以濟時難。實爲急務。此外美政。不過細節耳。又與閣老永井雅樂。懇商事宜。幕府嘉納其議。托侯諮商國政。此後長藩士民。牽於細故。膠執恹見。遂與幕府。互爲抵排。侯之遠籌深計。不及施設。可發浩嘆也。

六月三位大原公奉詔東下。體察幕府政務。且有所詢問。又詔諭將軍入覲。特置大老。諮詢國政。令一橋刑部卿。輔弼幕府。松平慶永參預政事等。幕府多遵廷旨。而有陽奉陰違之狀。蓋良法善政。唯在施設得宜與否。苟失其機。實不免迂濶謬拙耳。此時幕府銳

意。大修邊備。興海陸軍。釐革兵制。且整飭內政。頗更
改舊轍。

十二月幕府群士各藩士及處士等。密糾其徒。縱火
御殿山英國使署。此徒藏匿甚密。出沒飄忽。幕府深
慮殺害外人。釀成國憂。密索其徒。嚴捕繫之。
自井伊大老安藤閣老遭難以來。海內士論沸騰。詭
激矯戾。剽攻掠擊。以爲常習。各藩士等皆多亡命。自
稱處士。或刺殺其藩要路。或報其私讐。世之懷怨不
逞及狂躁劍客。及窮愁不存者。隨附詭合。雷問相倚。
潛伏京師及江戶之間。不下四五千。幕府之士亦

染此習。唱道攘夷。賈勇自喜者。幾有數百人。內外相
應。颺忽無定。幕府嚴逮繫之。終不能制止也。此黨皆
私立約束。同黨之士。殺一外國人者。會集之時。必坐
首席。爲衆所敬。殺官吏者。次之。殺與外人營貿易者
又次之。凡與外人通交者。皆目以賣國。姦細。稍有傳
聞。輒行刺害。其暴戾無謀。膠執固陋。不可理論也。而
此徒跋扈蔓延。實由一二戚藩陰嗾聲援。而官吏亦
有密結其徒以利其私。市井任氣者。及抱憤失勢者。
陰慕其風。多爲潛藏。故偵探其處。逮捕甚難。而閣老
以下要路各官出入。皆帶兵護衛。以警不虞。外國使

署。皆派兵資衛護。公使參贊官及隨員等出入。亦隨其分量派兵以防竊發。東漸寺生麥之變後。如英國派遣師艦。寄泊橫濱。調集師衆。護衛租界。使署增加護兵。署員出入。亦增從士。我國締結外交以來。損辱國威。患憂并集。至此殆極矣。迨於慶應四年戊辰。官軍東下。駐營橫濱。而英兵守護租界。非帶英使准牌。不准往來。官軍雖藉廷威之重。不能奈何。嗚呼我國。初則憎惡外人。醜詆不齒。今則大變舊習。過情贊譽。或貪彼富饒。借財營生。或讓己姓。鬻與美田。姦譎萬端。罔利喪義。愈出益奇。不可窮殫。漸消強毅獨立之

志。馴成輕佻躁進之俗。耗廢元氣。剪滅國本。同屬相害。以至覆亡。勢所必然。爲國者宜鑑焉。

第十節

文久三年癸亥二月。大將軍家茂奉詔入覲。此典曠廢二百餘年矣。三月。朝廷詔諭家茂。益勵宏猷。輔翼皇室。統攝萬機。委任大事。一遵其舊。此時禁絕外國之議復興。詔諭將軍禁絕互市。拒止外交。以五月爲期。四月。一橋刑部卿。先於將軍。東歸江戶。諭群有司。與外國公使議絕交禁市之事。羣有司知事不成。無有盡慮者。而有司等與外國公使議之。公使皆笑而

不答。六月將軍東歸。八月將軍親諭有司。令奮勵竭思。從事所令。此月抄末。京師頒詔諭各藩。無待幕命。即行攘夷。此年長藩開砲。轟擊外國輪船於下關。又薩藩與英人戰於鹿兒島灣。禍連難作。殊極紛擾。幕府賠償兵費。撫卹死者。而事以底定。十月詔召將軍於京師。十一月江戶大城火。十二月將軍航海入覲。文久四年甲子正月。二月改元元治。將軍入朝。初各侯伯齊集京師。密議進言。瑣國攘夷實乖時宜。更新舊憲。締好各國。宣揚顯猷。鞏固國本。以沃聖心。定大議。此日將軍入覲。各侯皆朝。盡反所約。不敢進言。唯

島津久光。敷陳利害。松平春嶽亦贊一辭耳。列侯相視。默然不言而退。於是攘夷瑣國之說不變矣。各藩群士。在京懷憂國事者。皆喪膽奪氣。知驅馳勞役。無所補益。且經費浩繁。用度不贍。皆辭就其封。唯將軍留於京師。屢獻讜謀。廷議執故。再頒瑣港禁市之令。德川幕府攬握大權。撫馭海宇以來。遭遇巨艱。實無甚此時。蓋際千古未有之變。外難內虞。并集萃止。故應變處措。亦屬前古未有之難。而大將軍盡憂世難。不敢自擅。恭遵朝命。循々履守。五月歸於江戶。

元治元年甲子三月。歐美各國師艦。會集長崎橫

濱將問事長藩。以報下關轟擊外船。事聞幕府。即命臣安芳迅赴諭止。臣即日啓行京師。抵長崎。見蘭英師艦將率。諍辨多次。遂諭延期六月。以待幕命。又至橫濱。見英國公使。會商議定。而幕府措置長藩。遷延過期六月矣。八月英佛美蘭四國戰艦十八隻。連舶銜艦。進入下關。砲擊長藩砲臺。幕府聞難將發。急命臣再往諭止。臣馳抵豐後姬島。長藩已媾和議矣。乃不至而歸。

外交之興。殆有十餘年。紛攘日甚。魚爛內潰。將有蕭牆分崩之禍。蹈亞洲各邦覆敗之轍。而未有侯伯割

據一方固壘堅壁以抗幕府者。唯長藩主唱抵抗。背叛幕府。是出藩內分裂。勢成騎虎而然耳。長藩不顧其國存亡。敢爲此舉。以破攘夷瑣國之陋習。光啓維新之鴻基。此藩亦可謂有力矣。

此時京師群公卿。日議國事。慳惓無暇。其實類多浮言空議。徒費辯論。無有成事。且持議無定。朝夕輒變。猶泛瀛海茫無津涯。諸侯在京者。亦圍成見。互相猜嫌。或論守護闕下松平容保幕府輔弼一橋公等。輯睦諸侯。乖於其宜。或快薩藩被黜。長藩更進。而蛤門之變。長人突豕闕下。同屬相害。跡涉犯順。蕭牆鬩爭。

時事更棘

時事更棘。此後幕府興師討罪長藩。暴露師衆。殆及一歲。勢竭形屈。進退俱艱。邦家危患。不容呼吸矣。慶應二年丙寅五月。閣老傳命徵臣。前是元治元年五月。臣密陳時事。觸犯忌諱。褫職禁錮於家。忽奉徵命。乃朝城內。謁閣老問事。閣老曰。是大將軍之命也。從大坂傳驛而至。君不可猶豫。須急赴之。此時權貴某密告臣曰。今也幕府國勢。危急倒懸。不可挽救。唯有一事極秘。履萬死而倖一生之策。何者。今也征討長藩。師老無功。帑項乏竭。無可支救。故幕府與佛國議。借財幣并戰艦數隻。經駐都

公使轉告彼國矣。如成此議。則剪滅長藩。刼制巨藩。廢封建。施郡縣。統一海內。號令天下。無有不帖然歸服矣。此計洵屬權數。然遭遇當今。固非尋常謬略所能定難也。國事艱難。固君所素悉。不須贅說。君抵阪必參機要。幸襄此舉。臣知其意既決。不可匡救。唯々而已。抵大阪。力陳其非於閣老。以止之。而此時佛國拿破崙三世。將有事於德國。亦屬佛國危患極艱之時。故佛國不能納我所請。至冬佛國公使密告國難。以辭謝。於是權貴狼狽失據。束手無策矣。

慶應二年丙寅八月大將軍家茂公薨於大阪城。嗚呼我德川氏勘平巨難。撫輯兆庶。迨於季世。家定家茂。二大將軍。遭遇世變。患難萃集。不能濟災靖憂。措國泰安。夙夜盡懷。鞠躬勞神。終罹二豎。以促其壽。故察其徇公忘私。以國爲任之志。上副朝廷委任國事之意。下對衆庶仰洽惠澤之心。可以無愧。且祖宗在天之靈。亦含笑雲霄矣。唯恨戚藩乏宗子。唯城之任。羣士無輔弼將順之功。使鴻業不彰。凌替不振。亦足悼悲也。

朝廷叡聖。洞鑒忠誠。優眷子孫。特加恩禮。列於華胄。可謂厚德洋溢。軼超千古。蓋朝廷所以酬德川氏歷世恭順。尊主撫民之德。而德川氏各主。亦銜恩享寵於九泉矣。

第十一節

外交之難興。始則上下貴賤。憂公徇國。殫慮竭誠。尋而群議紛紜。不知所歸。互懷怨咨。遂成猜疑。再變而憑陵勢力。憤激抵爭。蕭牆成釁。同屬相害。禍端所至。不可測度。而國帑殫竭。苛政繼作。頭會箕斂。虐民以逞。終至借帑外國。濟急目前。苟偷一時。遺患愈烈。勢所必然也。語曰。明鏡能照毫末。故取鑑焉。前事之不

忘亦國家之明鑑也

今載幕府晚年經費巨項者亦非贅疣也。

文久三年癸亥將軍入覲經費

大判金幣 百六十三枚

金 六十三萬五千七百五十七兩

銀 四千二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匁餘

右外借與各藩

金 十一萬三千二十八兩

進獻米 拾五萬米苞

賜宗對馬侯米 三萬石

第二次朝覲經費

大判金幣 四百十枚

金 四拾四萬四百三拾九兩

銀 貳千五百拾八貫七百四十匁

此外略之

二回朝覲經費統計

大判金幣 五百七拾三枚

金 百七萬六千九拾六兩餘

銀 六千八百九貫七百拾九匁餘

慶應元年乙丑討長經費

每月間經費概計如下

金 五萬三千七百九拾九兩餘

右扈從羣士津貼雜項并工人津貼

金 二萬八千七百七十兩餘

右食祿四百米苞以下者在路津貼

米 二千八百四十八石六斗餘

金 三萬七千八百五十九兩餘

右扈從衛士所給

金 壹萬三千八百七兩餘

右軍器其餘雜件修造所費

米 一千五百十九石有餘

金 四萬兩

右駐劄藝州師旅所需米穀并購米費項

以上統計每月所需經費如下

米 四千三百六十八石有餘

金 十七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兩有餘

又

金 三百十五萬七千四百四十六兩有餘

右將軍討長治裝啓行并從九月至明年五月淹留

大坂經費

金

百二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兩有餘

右將軍淹留大坂自六月至十二月各項經費

臣文久三年奉幕命赴大坂時。見度支卿立田主水正。密詢幕府帑項儲藏。主水正曰。將軍前入覲京師也。以大城內天主臺富士見庫藏所儲充之。征長軍費。不知所措。今已費七十餘萬兩。若彌久曠日。涉於數月。殫盡儲藏。斂集贏餘。猶有虛闕。實堪憂虞。臣曰。我國自開外交二十餘年。士民不服。國力衰弊。猶不識務本。蕭牆鬩爭。忌害攘奪。綏撫海宇。折衝外國。幕府獨當其衝。再經數年。國力耗

竭。不能自立。終至貽憂宗社。乞憐異國而爲彼族所憑凌侮亡。是因世賢囿於成見。不達遠大。豈瑣國陋習所然歟。或時勢所然哉。余等身賤名卑。有志經猷不能施設。唯有仰屋浩歎而已。

右文久三年記之。

第十二節

九年幕府輔弼一橋刑部卿。令征長諸藩。釋兵歸封。而召尾張藩以下二十藩主。籌議善後事宜。大抵托故辭之。

十二月一橋公嗣幕府宗統襲舊職。

慶應三年丁卯十月將軍洞鑿時宜。深慮國勢。以爲幕府統馭海內。掌理庶績。不如還政朝廷。克讚弘烈。光啓不朽之鴻業。召薩藩土佐藩備前藩宇和島等各藩士。諮詢國事。商議歸政。遂決意。抵闕上表云。幕府世承朝命。代攝天工。今際萬國通好。時勢大變。宜歸政朝廷。統壹大柄。內綏蒼生。外撫各國。實爲社稷至計。請解臣大將軍職。以成此謨。奏畢。即出京歸大坂。

四年戊辰正月藩主德川慶喜率師入京。是幕府麾下之士等。不服藩主歸政之舉。親附侯伯等。憤怒激

厲。必欲攘逐諸侯害幕府者而盡復舊業。不從藩主命令。遂有伏見鳥羽之戰。敗績而歸大坂。

歸城之後。羣官惶惑。紛紜攘擾。號令分歧。不知所出。唯有空論虛談。無補於事。藩主決意航海歸東。

正月十日坐艦達品川灣。藩主入城。

此時江戶麾下羣士市民等紛紜喧鬧。不可載述。非躬睹目擊者不能摸其萬一也。十二月後。羣士會集城內。議論善後。異言岐出。是非抵排。喧騰鼎沸。無有窮極。至二月初猶無定議。當路執事者。目不交睫者三旬有餘矣。

二月藩主決意屏居東叡山廟內大樹院。

此時衆論沸騰。要之不過二端。曰恭順。曰迎戰耳。藩主定持恭順之議。不惑多言。於是士心始定。乃解前所聘延英國海軍教習。佛國陸軍教習之備。其俸薪路費。皆與駐都公使議給之。海軍教習遵令而去之。橫濱。陸軍教習不肯遵令曰。我徒爲幕府練兵簡器。耐艱嘗苦。以至今日。得精兵數大隊。將校曉通機略者數人。持此衡爭。上可以席捲天下。雄據海內。下可以反敗爲勝。割據自雄。何爲擲之無用。循々順命。無乃類投肉乳虎以求生乎。夫戰敗力竭。勢蹶威挫。然

後講和弭兵。猶可耳。據有雄邦。帶甲數萬。而出此下策。何其謬也。語曰。孟賁猶豫。不如童子直前。猛虎躊躇。不若蜀鷄搏擊。君等勿疑慮。以壞大事。君等定策決戰。僕等亦當率師先驅。效力行間。損軀疆場。暴骨山野。固所不辭也。臣懇諭開導。使去之橫濱。而猶懷不服者八人。密乘我開陽艦。說我海軍將校。率艦北遁。抵箱館。是當時官軍所未能悉其微細也。

第十三節

三月官軍進駐江戶品川。將以十五六日進攻大城。十五日臣親抵品川。見參謀西鄉出書示意。書曰。

客歲朝廷頒布明詔曰。經國之猷。在上下輯睦。大小戮心。唯尙公正。廓然維新。以張綱維而振宏略。聖謨廣運。軼越千古。海內羣黎。傾聽德音。有後來其蘇之望。然而臣工執柄握權。不能躄膺至意。推而廣之。假公挾私。藉威營利。以釀成今日巨變。溯求其源。在當今天下。實乏英達濟物之才。駕馭萬姓。鎮制得方耳。如伏見變咎一二藩。爲始禍啓釁。乘其輕發。擠而陷之。以洩積憤。僕竊耻之。夫蕭牆內鬩。外患乘隙。鋒矢尋於同仇。牖戶薄於外禦。以致惴々函夏垂餌於鯨鯢。藉々蒼生糜肌於獫狁。雖有智士。不能善其後。

也。僕輩不辭碎軀斷脰。以酬國恩。然前日已貽乖誤。今有何面目。曉々然論天下之事。以重世譏哉。然官軍不躄聖意所在。弭兵安亂。憑陵聲靈。怙恃師威。動干戈而殲無辜。殘生靈而築京觀。猶赫々然震矜其功。以快私怨。是非六師弔民仗義。綏時之意。我借一以應。困獸猶鬪。窮鼠反噬。况驅思奮之士。乘圖還之勢。必有所當矣。而禍連亂結。糜沸瓜分。鴻波蕩岳。溺橫流而罔訴。大浸稽天。墊重昏而莫拯。國家安危所寄。未可憶度也。軍門忠誠素彰。顯猷丕塞。宜審慮終始。深籌本末。以利王室安社稷。僕儂亦當顧慮名分。

節義所在而決去就焉。必不敢輕動以重朝譴也。嗚呼我德川氏。撫世三百餘年。今際存亡興廢。而無有一人能達大義。曉通世變。安則贊國運於無窮。危則談笑死生。其如歸之臣。非唯德川氏爲耻。而流譏海外各國。是僕所深懼也。唯察其志而諒焉。西鄉見書。即下令。停進攻之計。約臣進言。大總督弭兵安民。襟度寬容。開懷恒然。度量宏遠。軼超羣倫。蓋忠誠愛國。絕無嗜功。故臨大事。不岐視彼我。唯圖利朝廷。保父生靈。超邁今古。卓立當時。亦宜矣。而德川氏納城池。還封土。循々然履守臣義。舉兆億生靈。歸

之朝廷。而毫無靳惜之情。是徵之今古。實爲絕無。故朝廷優寵其後。君臣俱保其美。非偶然也。

綜論

明治維新之初。百官輯穆。戮力諧心。措置得宜。寬嚴相濟。以成不世鴻業。是因要路羣臣。銳意更改。殫慮補闕。務崇敦實。擯退浮華。功成治定之後。位尊勢高者。尚華靡。喜諂諛。身賤在下者。激昂躁動。怨咨訐上。撲厚儉勤之俗。亡。而闕茸躁動之風興。政府多冗費。急苛斂。民不聊生。而土木數興。國力不給。而粉澤是事。於是羣心離散。疾視其上。猜疑政府。謗議鬱起。充

塞閭閻。而要路以爲歡虞。嗥如。是坐於上下隔絕。民情不通之弊耳。其要在政府不堅定政本而汲々然徒務細目焉。

凡邦家之事。利害相隨。必然之勢也。自今以後。國事日繁。如外國交涉。尤屬紛擾。而財用乏竭。實足憂慮。財用乏竭。雖有良政美法。皆屬虛具。不能施設。崇論宏議。徒爲謬誤而已。故國政之敗。財用先竭。而百事不可問矣。可不措思哉。

臣稟性頑鷲。智短才拙。不達大躰。不通當世。然通觀當今國勢。竊有感慨焉。採錄三十年間外交始

開之後。以迨今日。秕政闕失。與措置艱難。以備座右觀。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智士多慮。不免時失。愚者千慮。時有一得。唯在擇之得宜耳。伏唯幸察而賜覽焉。

外交餘勢 大尾

大尾

自是與國大長洋軍艦以備

自序

余家寒微。其祿不足以供衣食。余性亦愚駑。不能攀躋仕途。安政二年夏。有練習歐洲海軍之事。余謬膺其選。此後奔走世事。備嘗艱難。時義憤忱慨。膽熱肝裂。時痛悲慘。精喪魄亡。欲死猶生。既生如幻。不識身軀猶存。四肢尚活。不知其數矣。茲記其閱歷一二。聊資練識定心。非敢示人也。

明治十一年十一月

勝 安 芳 識

斷腸記
海舟勝安芳記
余在崎陽練習荷國海軍駕船之術已二年矣前班
學生業就歸東新簡諸生輪番而來掌教歐師亦有
交代此年秋得暇三日余請歐師馭哥董路戰艦縱
航重洋以資精熟歐師云近候觀象颶飈必作雖老
事者亦虞艱危况君閱事尚淺勿為嘗試冒險葬身
巨壑也對曰丈夫馬革裹骨余從事於此直視死滄
溟如在路寢豈憚遭阨而廢精進之志也師知余志

斷腸記

海舟勝安芳記

哥董路艦航行觸礁冒難記
余在崎陽練習荷國海軍駕船之術已二年矣前班
學生業就歸東新簡諸生輪番而來掌教歐師亦有
交代此年秋得暇三日余請歐師馭哥董路戰艦縱
航重洋以資精熟歐師云近候觀象颶飈必作雖老
事者亦虞艱危况君閱事尚淺勿為嘗試冒險葬身
巨壑也對曰丈夫馬革裹骨余從事於此直視死滄
溟如在路寢豈憚遭阨而廢精進之志也師知余志

決。曰君言洵然。唯航近海。勿涉遠蹈險。可也。余大喜。携學生柴弘吉等七八人。并水卒六人而發焉。過五島。憑帆而行。時雨微風逆。操帆斜仄如法。無幾。黑雲如幕。翳空彌漫。俄覆艦上。闇不辨色。怒濤震盪。萬馬騰躍。船體簸顛。不異槁葉。急令收帆。風雨加厲。瀕危萬端。衆皆皇恐。各矢必死。欲轉路寄泊肥前而避難。運轉廻旋。不能靈捷。漂流於後。抵高島巖角。觸之壑碎矣。余急命投錨。水深三十尋許。錨不達底。而船觸暗礁。衝突二次。舵折。潮從孔入。無法阻止。余大呼曰。愚乖師訓。以罹重厄。使諸君殞軀。且壞國家戰艦。余

何面目以見世哉。衆聽言皆奮。竭力應令。如臂使指。頃焉船離礁。風雨少斂。遂航達肥前。夜補帆塞罅。動作徹曉。至明。驗機修器。次日整船而歸。見師謝不敏。歐師加丁鐵期曰。而今而後。駕船之法。一委於君。夫馳聘空論。乖於實用。駕駛者冒風濤。履險途。豈能口舌所能傳述乎。唯有躬踐其境。簡閱於事。必有心會。神而明之。庶無趙括能讀父書之譏。有岳武穆運用存心之得也。天下之事皆然。余於是達虛學實踐異同之故。深得洞察世務之益。

咸臨艦測量對馬島遭危記

三年晚秋。余駕咸臨艦。航五島。抵對馬島府中。城主迎接。欸待優渥。停艦三日。經釜山洋。巡對馬島北西岸。測量沿海水勢深淺。適見一溪奔注於海。余與歐師漢杜羅燕巴路的斯。泛舸溯溪。行一二丁許。水淺石出。舟膠不進。石質青瑩。磊砢可愛。忽歐師呼曰。死矣。余愕而視之。對岸有屋墻。晒刈稻。兩士伏陰。擬銃執火。將狙擊焉。余卽跳登岸。奮往揮鞭。撲落兩士所執火繩。兩士驚怖。負銃而走。余踵至于屋。大叱之。兩士知余爲邦人。謝罪曰。僕等以嶋主命。守候於此。適見巨艦停泊。酷類外夷所製。而君等泛舸溯溪。以爲

外夷來探吾疆。故有此舉耳。余具告艦。卽國家所有。余等奉命而來。兩士皇恐曰。僕等狙擊。事聞島主。必有重譴。請君哀而恕焉。余察其樸誠無他。乃舍而去。歸艦。偏告僚佐。人皆賀余脫災。而余亦念冒難。心悸久之。

安政六年東歸朝陽艦遭難漂蕩記

安政六年。余聞幕府將發節使於海外各國。卽請東歸。五月五日。駕朝陽艦。發崎陽。經一晝夜。達下關。又航抵鹽飽島而泊。練習水卒。皆係島民故也。十日航內海。十一日航經紀州洋。飛雪如團。西北風強甚。以

急歸東。冒航不止。抵伊豆洋。距大島三十里矣。風力加暴。駭濤搏空。高於艦上二三尺。衆奮協心。操縱尤力。風雪益厲。余令斫去艦上短艇。以殺風力。艦簃傾仄。潮浸入內。余期風勢益狂。將斷桅檣。任船遠漂。此時困窘。莫可名狀。非躬當其衝。誰能諒之。衆皆絕食。動作水中。經一晝夜。精力疲憊。余在艦上。自縛身後。桅以指揮衆。身體浸潮。凍無生氣。喉枯聲咽。不能出言。至夜縛解仆地。昏迷不辨人事。將爲潮蕩去於海。衆視之不能顧救。頃焉自活。又縛體後桅。以司指揮。自謂此時萬死不能倖遺。與衆化海底鬼矣。豈意風

伯斂威。怒濤就安。抵下田港泊。回憶此災。精悸魄慄。不能自已。而世間利達富貴之念。雲散霧消矣。

文久三年京師遇狙擊記

文久三年三月。將軍家茂公。修朝覲之典。此時邦內騷然。諸侯鼎沸。故護衛極嚴。而余從海上入京。處士持議尊攘者。或刺客任俠羣不逞之徒。鬻集京師。充盈旅寓。殺戮鬪死。相踵於途。余抵京無所投宿。夜半過寺町街。處士三人來。遽拔刀欲斬余。從士岡田井藏土州藩人也。躍進拔刀。斬死一人。大呼曰。怯徒何爲。勿試吾刀利。二人大驚。鼠竄而去。余心服岡田

君神乎技。後戒之曰。嗜殺非良士也。君曰然。微余先生首體異處矣。余亦不能置辭。

元治元年長兵犯順時冒危記

元治元年七月十八日。余在神戶海軍局。遙望京師。赤光燭天。知有變作。即令觀光艦嚴裝待命。十九日。接大坂飛報云。長藩犯順。戰于伏見及竹田街。蛤禁門等云。余即乘艦。抵大坂。民間傳言曰。毛利侯嫡嗣長門守。率兵三千。以十三日啓程。今夕或明日抵兵庫矣。先是。長藩士竹田庸二郎及一人。潛舍于余。告二士曰。京師之役。實由躁動者。激成大變。取快一

時。非有深慮遠籌也。此輩肆志。必誤國家。豈毛利侯憂世憫時之意哉。嗣君來。汝以此言告焉。是余深衷抑天下之計也。二十一日。余在大坂。羣議沸騰。紛紜不決。余進曰。空議曠時。豈如遣候騎。窺探事勢。而後措置。候者懼。皆從途歸。傳報塗說。莫詳實是。余不勝義憤。自爲候人。過櫻宮。傍淀河而行。見一船順流而下。中坐三士。至余所行。舍船登岸。余進退維谷。莫知所措。遽而二士偶刺並死。一士立其後。及貫喉而死。余觀其狀。不覺膽悸。暫之神定。知長藩已敗。乃歸抵三軒家。河中有船。坐一士。對岸守兵爭發銃。彈過余

頭如雨。一彈貫笠。幸而不中。歸城後。使人問自殺三士姓名。不得而止。此夜長藩敗兵五十人許。遁入大阪長藩置庫第舍。議發諸侯兵。圍攻燒之。余痛果行其計。殺戮必多。延及無辜。所謂宋門失火。災及池魚。且縱火所之。恐舉大坂殷富都會。歸於灰燼。酷虐孰忍焉。百方諭解。力排羣議。遂令長藩致第。市尹傳命長藩第留守北條清兵衛。清兵衛冠服。帶僕一人。上廳受令。容色如常。進退有度。人服其能定。此時京攝之間。物情恟々。士氣激昂。不逞喜亂之儔。乘間橫行。巷鬪劫刺。日有數起。余崎嶇間關。屢遭險厄。終得免。

元治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大坂城留守某傳命。令東

歸江戶。十一月九日。奪官屏居。余也愚陋。不量綿力。以邦家安危。毅然自任。故冒危難。犯險巇。三年於此。而言阻計黜。以有今日。富榮利達。非我素望。絕意進取。優游自適。深諧所懷。唯念累世沐恩。不效馳驅。上瀆祖先。下愧子孫耳。屏居數日。大久保一翁君寄書曰。近日執政納讒。惡言流行。不利於君。將有封書訊問。宜婉言置對。切勿抗辨。以買重譴。蓋幕府成例。羣下有罪。先發封書。訊問本末。使自具辨。然後質問。于評議所。幽囚列侯第舍。此後再訊。或賜自盡。或幽錮終身。故封書訊問。爲刑律重典也。此時適丁將軍入

覲。再討長藩。天下多故。執政者盡懷時務。晷不暇給。余事得寢。是雖屬余僥倖。此後世運艱難。國步困頓。雖有幹旋宏濟之略。不可救藥矣。豈可勝痛嘆哉。慶應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閣老水野和泉守。傳示明晨登城。將命職任。屏居待罪。遽有此命。爲破格殊典也。二十八日登城。任軍艦尹。命即日赴大坂。余疑問其故。閣老曰。是將軍之命也。余乃無言。即修裝而發。抵大坂。閣老板倉伊賀守云。薩藩持議。非討長之師。其臣大久保市藏。岩下佐次右衛門。內田仲之助等在京。反覆抗辨。汝宜急爲開諭。余即陳所懷。建白

得失。此後懇衷和誼。利導彼此。兩得其宜。而會津藩固執其議。譬喻萬端。經數日。稍見採擇。事得定。詳於建言始末。茲略不載。此後余審察時艱。有所論陳。大忤權貴。讒誣交加。進退失據。自請罷職。不許。

慶應二年前將軍家茂公薨記

慶應二年七月十九日夜。醫官松本良順。密遣書告曰。將軍疾革而薨。余聽之。膽裂肝摧。精喪魄亡。既而有所深思。坐而待旦。冒曉登城。外廳闐寂。如無人。入內廳。羣臣列坐。風黯氣慘。悵然慄慄。各送以目。余抑憂勵志。與議後事。無敢應者。遂入路寢。謁閣老板倉

稻葉兩侯。兩侯痛悲沉摯。對坐泣血。余深自奮勵。進陳後事。謂世故方艱。主統遽失。不及早定謨。則紛紜益甚。將生不測焉。余雖微陋。庶幾進讜言以補萬一。若有不可。以死爭之。竭股肱之力。無愧前人而已。生死寵辱。安足以動心哉。板倉公入京。謁前將軍顧問。一橋公。後事以定。而前將軍侍臣野村丹後。諏訪安房。護守靈柩。晝夜唯勤。余竊嘆其忠亮。嗚呼。後此之事。難言矣。德川氏創樹霸業。撫寧四海。三百有餘年。至此而亡矣。余生也不幸。適遇巨艱。唯冀乞骸避世。披髮高蹈。以絕意時事耳。而不能遽辭者。深沐前將

軍特達之知。皮肉未冷。計私圖便。是棄命也。且余掌理艦政。欲以船護送靈柩。酬臣子一日之心。然後退處山野。以畢餘生也。於是寓大坂。以待護送靈柩之命。

使長州冒危記

八月十五日。京師大監察瀧川播磨守。飛騎傳一橋公命。召余入京。雖病勿遲。余抵閣老。問故。閣老云。須急遵命也。余即發。十六日曉。達京師。抵一橋公第。適公入朝於闕。坐而待之。駕還。即賜延謁。命余使於長藩。余懼不勝任。力辭。公曰。是非余命。實由詔旨耳。余

乃受命。直記所見而進曰。臣奉使間關。能用臣謀。操縱裕如。則臣勉竭駑駘。若狐疑猶豫。從中掣制。則臣死不足吝。恐辱君命。公曰。汝計可也。一切措度。任汝專行。即辭而發。輕騎屏從。異於平昔。以爲橫行敵境。生死任天。幸達成命。以歸報。榮莫京焉。若有虞危。挺身當之。竊比徇死於前將軍。又何畏哉。勿帶騎從。同罹禍機也。路過安藝。按視我師。士卒解體。崩離形成。且撫且行。經二十九日。畢事而歸。經兩日。無過問使事者。余深自疑惑。憤怨交至。尋翻然悟曰。余唯奉使耳。措置大事。有顯要在焉。非敢容喙也。乃上書辭職。

經三日。蒙允東歸。即日就途。抵江戶。屏居於家。竊不勝感慨焉。幕府再討長藩之舉。實類兒戲。強藩侮命。不應徵集。驅羸弱。臨虎穴。而暴露歲餘。勢見形屈。初則恃不可冀之援。以僥倖成功。終則無奇謀遠慮。以籌計其後。宜取覆亡。余過安藝。具見列侯主謀者。憂餉不繼。士卒倦惰。行間若再緩罷兵一月。則皆擅自就封。勢所必然。禍稔潰決。不可嚮邇。而幕府用度繁多。賦竭財窮。國步日艱。無可濟止。執政者苦慮殫精。亦可嘆已。

朝憲維新已閱十年。世勢遞變。漸崇奢侈。如川流決

降。炎火燎原。噫。要路諸子。宜存警戒。余有言。沃爾心焉。嚮者幕府綱紀隳弛。勢竭自仆。乘時者藉勢成功。猶因秋霜而摧落葉也。不察其故。徒誇勇智。慢侮隣國。黷武邊疆。頭會箕斂。縱欲恣侈。務於權利。惰於撫綏。譬若木之蠹日深。一有風雨。必折焉。語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宜反躬深思。綢繆善後。詩曰。宵爾索陶。亟其乘屋。不可忽之也。余讀使長藩記。不勝感慨。聊記數言云。

慶應戊辰歲自記

慶應戊辰之變。爲余備嘗艱愜之極。余自奉命來。夙

夜殫慮。耗神疲思。反覆辨論。籌計萬全。幕府羣臣。猜疑滋甚。目余或云爲薩長游說。或云潛通官軍。出則刺客窺隙。入則謗譏沸起。余時叱咤斥愚。或溫語開諭。終始持議。措畫甚力。無人諒察。苦衷者。唯期赤誠奉公。無愧後祀耳。昔大坂之役。片桐且元輔弼幼主。固持鎮靜。羣臣不利之。躁動輕舉。抗衡天下。以致麋鹿游津城之臺。豐臣氏社稷爲墟矣。余處時變。殆同古人。材識短乏。以冀成功。亦愚矣。唯德川氏累世積德。養士撫民。三百有餘年矣。一旦遇難。無一人挺身當衝。非特臣子之恥。而爲德川氏恥之。後世之議謂

何。是余所以不辭糜軀。蝨骨。而效其愚陋也。亦足以自悲矣。

二月以降兵遁記三則

此年二月七日夜。聽駐劄三番町之兵二大隊。每隊五百人。將圖遁走。余馳往諭止一隊。而一隊既踰營毀墻。騷擾發銃。將與止者爲難。余使止者列陳堤側。令曰。汝等互擾。甚勿謂也。欲走即走。若解余意。中途歸來。可也。止者乘闇。裝銃擊走者。走者亦還擊。以余籠燈爲的。二卒立余前。忽中子貫胸而死。二卒慷慨勇義。常侍從余。余甚惜之。燈滅不辨咫尺。止者走者。

相率而遁。此時死者四人。傷者六七十人。余幸免於難。二月五日夜。駐劄小川町練習歐式兵二大隊。騷擾而遁。告急者相踵。云遁者聚屯高田練馬牧廠。余單騎赴之。既遁。僅留殿者。以防追者。殿者遙見燈光。發銃。子飛如雨。既近。知爲余。皆驚走。余追至板橋。天明矣。率三十六人而還。

十五日駐屯赤坂之兵。遁走甲斐。余追至八王子。率歸。抵新宿驛。納遁者於旅寓後庭。諭戒之。首謀者知不免。忽起。及刺同僚不與事者。而自殺。余免其難。此時幕府羣臣。憤厲敵愾。踴躍欲戰。皆矢進死。潔其

義節不願退死。竄活草間。至市井買豎。贈幣所知之士。以鼓舞其氣。幕吏恃之以爲陰援。余審國家大計。與宗家存亡。斡旋其間。務主撫柔。禁其生事。用心亦苦矣。憶西南之役。薩士乘鷙悍之習。籍戰之威。悒々鬱憤而發。推西鄉爲首。弄戈潢池。犯干王憲。敢冒惡名。豈南洲志哉。勢迫機發。出於無已耳。余也閱事頗深。俯仰憶友。不勝感慨。繼之涕泣。蓋此際幾微。非旁觀者所能悉也。聊記數言云。

三月十四日與西鄉議事高輪薩第
三月十四日。余赴高輪薩藩第。與西鄉議事。是爲余

一生極艱之事。先是官軍越神奈川六合。抵品川。士卒高歌曰。德川社稷可存。慶喜可斬。我士聞之。憤厲齊胸。髮豎毗裂。皆誓背城借一。不與官軍共戴此天。而主公恭順朝命。嚴飭羣下。令就安撫。禁其抗拒。於是羣言鼎沸。怨讟載路。以爲出於余挾制主公。賣國圖利之意。爭欲斬余頭。鑿鼓決戰。而官軍將以十五日。進攻大城。其謀曰。分兵三道。宜會城下。縱火市街。以絕退舍。禍機已迫。不容呼吸。於是余奉命而行。私計曰。使官軍能納余言。大事得諧。則幸甚。若恃王憲。擅強暴。出於兵戈。則唯有戰耳。必出於此。我焚市屋。

以遏敵行。乘機出奇。詭而取之。勝負所在。未可知也。嗚呼。殺余一身。請百万生靈之命。救之塗炭。而濟國難。誓之於心久矣。處於今日。誠以通之。斷以繼之。唯誠唯斷。鬼神避之。見西鄉。具道余意。西鄉深納之。對曰。是事至重。僕不能專斷。僕須直抵府中。稟於督府。請其制可也。乃召村田新八。中村半次郎。後稱桐野利秋。曰。暫停明日進戰。可令師衆知之。又與余談舊道故。歡如平生。容色閑雅。毫無臨大事之慨。余竊服其襟度寬弘。識量超倫。恢壯皇猷。實由斯人也。乃歸路有狙擊者。飛彈掠頭而過。凡三。幸而不中。品川士

上言納城議於慶喜公。四月十一日。納城官軍。余以十日薄暮。抵池上本門寺官軍營。見前鋒總督。議事已定。乃馳抵上野大慈院。謁主公。公自正月來。屏居於此。寢室僅敷疊六。寢食俱廢。顏色顛頽。余乘間白事。公曰。殆矣。汝處大事。躁慮放膽。如此耶。何不飭羣官。弭師衆。令市民務就撫安。以備不虞。且與官軍議事。不得其宜。令余赤誠不達於朝也。聲淚俱下。余聽之。膽魄碎裂。四體俱痺。忽晤而對曰。噫。公誤矣。三月間。公托臣大事。臣以寡薄。固辭不獲。請曰。而今而後。雖遭大變。臣自決之。不

敢稟命也。公曰可也。舉以任汝。今也大事略定。故上言以冀慰君懷也。府下百万生靈。安危之機。決於幾微。臣任其難。豈有畏憚退懼之意也。且言且誓。不辭而出。愁緒痛懷。誰能諒之。此時城內機務。指揮羣官。任之大久保一翁。城外兵馬機務。并警備官軍。探查變故。百般之事。余自任之。自今回憶當時。洵爲夢中大劫。窮慮覃精。耗喪壽數。不知幾何也。

官半藏門外遭狙擊記

四月薄暮。騎過半藏門外。此時官軍新入。行人寥寥。忽有官兵狙擊。彈過余頭。馬驚跳起。余落馬。觸腦路

石。困迷不知。頃之自活。馬食路草。乃騎還。蓋狙者以爲余死。而余免。可謂幸已。

官兵圍第記

五月官兵二百餘人。圍攻余第。奪兵械而去。余適外出而免。〔此日官軍討彰義隊於上野也〕

悲慘記二則

自慶應四年。至明治十一年。余每當艱危。冒犯變難。爲常。大抵載於掌記。故略於此。嗚呼。謀國略遠。期於濟事耳。苟崇論閎議。無益世務。朋黨排擊。快其私慾。國財外泄。黎民窮嘆。所謂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

也。當局則惑。傍觀者清。余稔知其故。不能力制。語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齊重任者。致思於此。勿使國家陷於貧窘之域。則生民受賜不淺矣。余遭遇艱危。弱冠則關係吾躬。壯歲則關係政機。晚季則關係國家安危之機。何余遭遇之奇哉。惟恨質賦愚陋。識量褊淺。又乏勇毅果斷。故臨事無赫赫顯耀之功。遭大難。經大事。堅忍確持。終始不渝耳。而常多齟齬。爲天下笑。亦足悲爾。

斷腸記畢

後序

此記係明治十一年。長夏無聊。畧識平生閱歷一二。洵爲鴻爪留痕耳。今年夏苦熱。檢篋。偶得之。距記時已閱十年。恍如隔世。古賢有言。勿說夢於癡人。余則反之曰。癡人自說夢。豈不奇哉。

明治二十一年七月

安芳識

勝君海舟以所著書二卷示余其涉國事者曰外交餘勢追溯嘉
永癸丑以來與歐美各國訂約互市之顛末涉已事者曰斷腸記
備舉生平更歷世患觸冒危難之險皆足裨史家掌故方王室未
維新也大將軍德川氏柄政懲前毖後知鎖港孤立之為害於是
創議通商而當是時眾說紛呶爭詆幕政失計以攘夷為宗主論
非不正而不知其無濟世變也及長藩構難釁啟蕭牆兵連不克
有河決魚爛之勢大將軍深察時變奉歸大權贊成帝業今二十
餘年矣準前後事勢觀之然後知德川氏所處為極巨艱之會其
臣節愈久而益明耳語曰不習吏視已成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君之述此豈止為幕府闡微也哉外交餘勢已有活字印本

余謂斷腸記亦宜排印並行庶幾君與德川氏心蹟不泯沒於後
亦使論世者有所資以為鑒也
大清光緒十六年九月使者黎庶昌拜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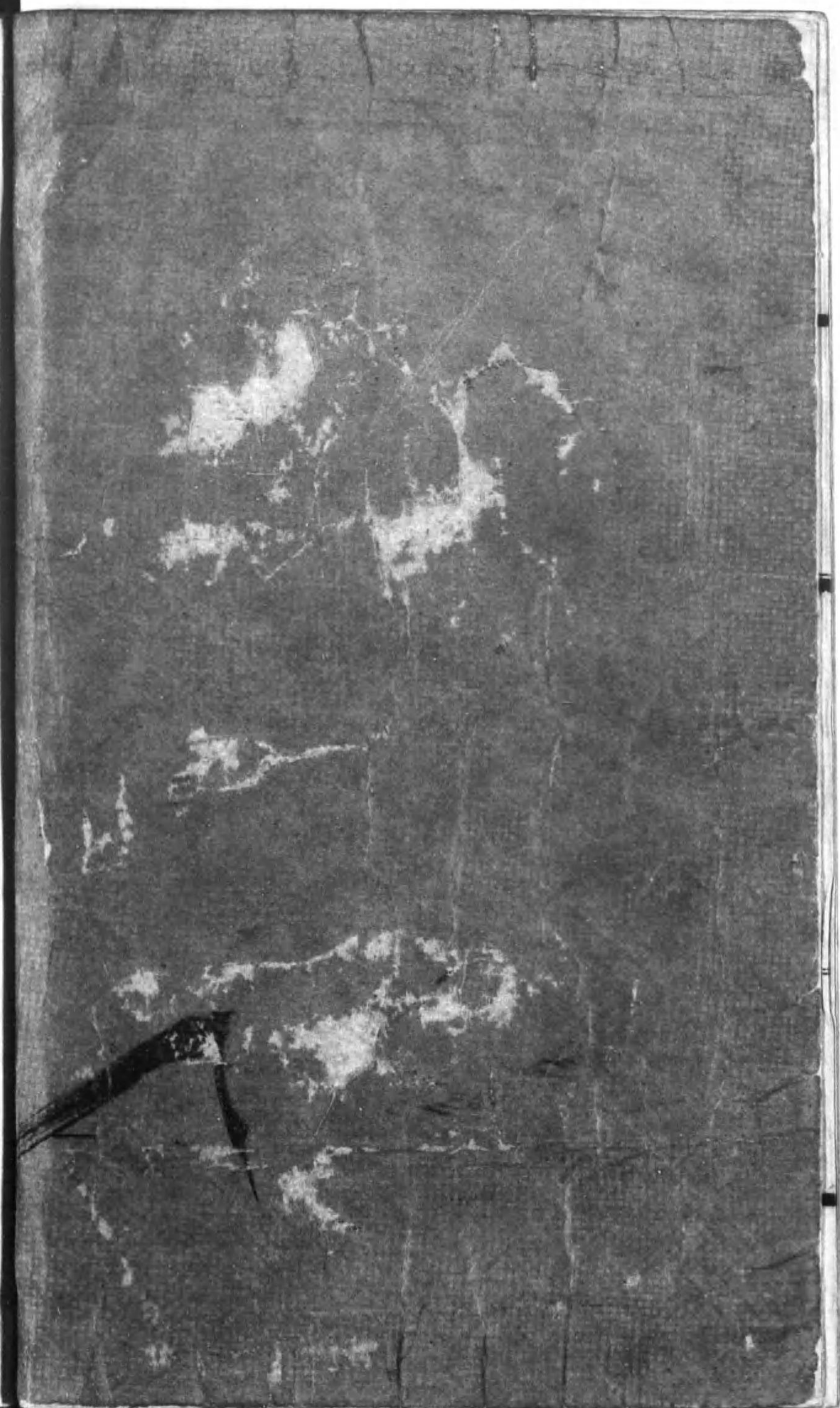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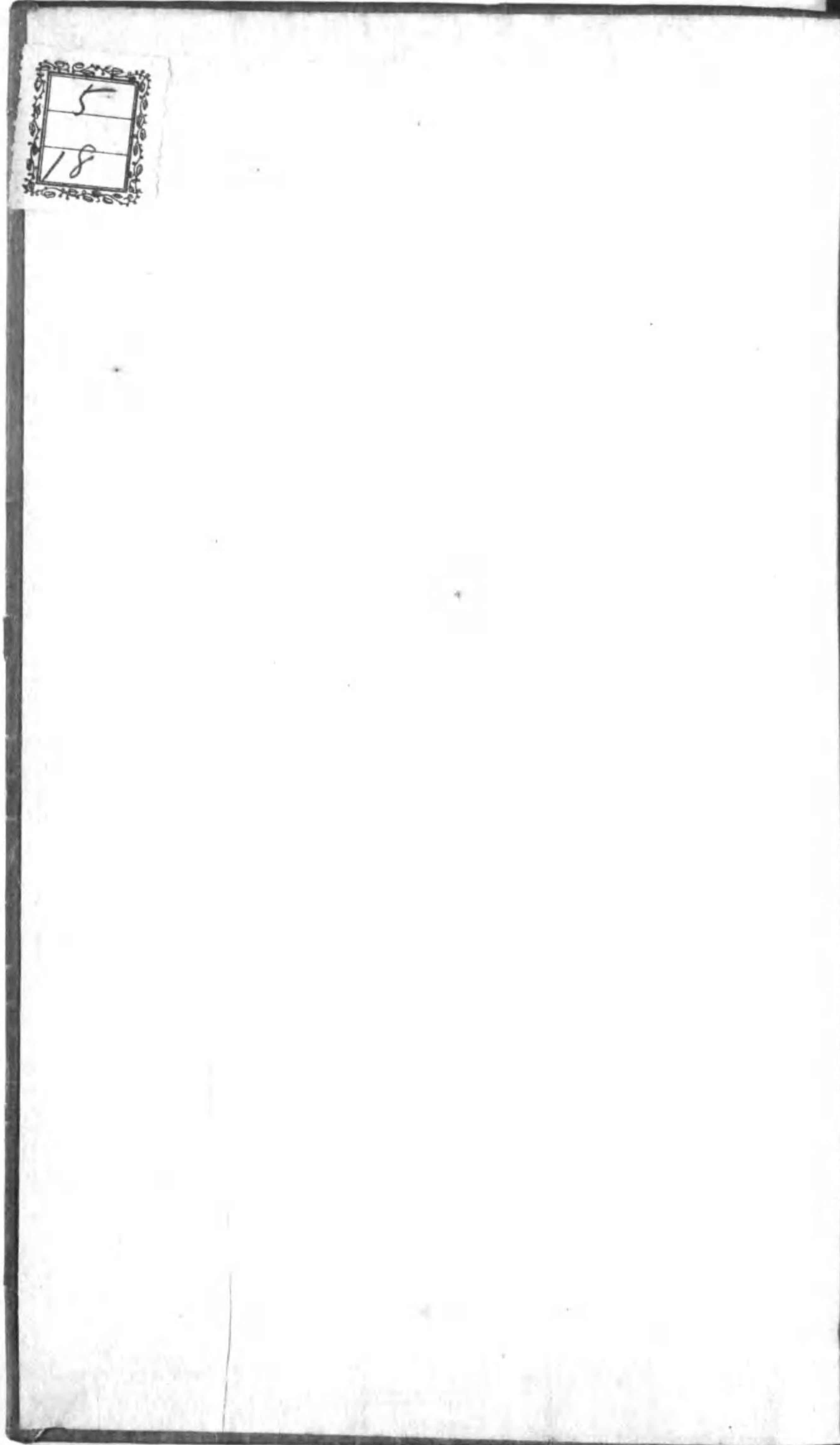
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印刷
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廿七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杉原謙
麻布區北日夕窪町十九番地

印刷者
愛敬利世
神田區錦町貳丁目五番地

印刷所
秀英舍
京橋區西紺屋町廿六七番地

5
18



終

